中國語文研究 2009 年第 2 期 (總第 28 期)：頁 11-21

香港「潮語」構詞的初探*

鄧思穎
香港理工大學

提要　本文發現香港「潮語」主謂式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偏正式佔「潮語」的大多數。我們認為主謂式的構詞法是不為語法所接受的，主謂式應該重新分析為偏正式；偏正式、述賓式、述補式、並列式都應該為語法所接受，它們的多寡跟新造詞的性質有關。主謂式與非主謂式的不對稱是形式的問題，而其他幾式的不對稱是功能的問題。

關鍵詞　複合詞、題元關係、論元結構、輕動詞、潮語

一　引言

本文所討論的所謂香港「潮語」，其實是指目前流行於香港的流行語、潮流用語(或理解為俚語、俗語)。嚴格來講，「潮語」並不是一個甚麼獨立的語言，也談不上是漢語的一個甚麼方言，它只不過是香港粵語的一部分。「潮語」之所以稱為「潮」，是由於它具有時代性，往往隨時間的改變而改變，而且變化比較大、比較快，產生的原因往往出於人們求新求變的心態。使用「潮語」的人主要是在香港以粵語為母語的年輕人，主要跟他們喜愛追求時髦的態度有關。因此，「潮語」通行面相對較窄，不一定為香港社會各個階層以及所有說粵語的人普遍接受。

雖然粵語的流行語絕對不是一個新的語言現象，但「潮語」並不是流行語的代名詞，流行語也並不是完全等同於「潮語」。現在我們所說的「潮語」是指這數年間在香港年輕人之間流行的用語，這些用語的來源以及傳播途徑往往跟互聯網的討論區、潮流雜誌、漫畫、線上遊戲有關，因此「潮語」具有獨特的時代性，跟網絡和傳媒的發達息息相關。我們甚至可以把「潮語」定義為網絡時代的流行語，作為「潮語」的一個狹義解釋，是粵語流行語的一個小類。[1]事實上，「潮語」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潮語」，是近年對粵語潮流用語一種新興

* 本研究最早的構思曾在由香港語言學學會舉辦的「香港『潮語』講壇」(香港理工大學 2008 年 11 月)介紹過，初稿曾在「香港語言學學會第八屆粵語討論會」(香港中文大學 2009 年 3 月)宣讀，主要嘗試把鄧思穎(2008a, b)所提出的輕動詞和詞法的理論，應用到香港「潮語」的分析。衷心感謝(按漢語拼音序)歐陽偉豪、片岡新、張洪年、朱彥等先生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的意見和討論。本研究獲香港理工大學研究項目「Studies on the Syntactic Analyticity of Chinese Clauses」(編號：A-PA3S)的資助，特此致謝。

[1] 「潮語」和「網語」不是完全一樣，有些「潮語」不屬於「網語」，例如來自潮流雜誌的「達人」(專家)、來自日本漫畫的「干物女」(享受單身生活的女性)等。「火星文」是「網語」的一種，其特色主要體現在文字的層面，例如「囧」(無可奈何的面部表情)等，跟「潮語」並非等同的概念。「Gag」是所謂無聊的笑話、諧音字，與「潮語」有別。

的稱呼。雖然「潮語」這個詞目前在學術上並沒有甚麼地位，[2]但在香港社會已經相當普及，引起廣泛的興趣和關注。為了從眾和考慮到獨特的內涵，我們在本文沿用「潮語」這個詞，不過加了引號以資識別。

一般關注「潮語」語言問題的報章專欄、專訪、網絡討論區的文字，往往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探討「潮語」，分析「潮語」在社會上的分布，或者找出「潮語」的來源、「潮語」產生的歷史背景、社會因素等，甚至把「潮語」聯繫到香港的文化現象、語文教育問題等，離開了語言學的範疇。至於那些介紹「潮語」的所謂專書，都是屬於普及性的暢銷書，並不是學術論著。為了照顧一般讀者的需要，這些書往往從輕鬆的手法講解「潮語」的意義和典故，舉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用例，說明「潮語」在日常生活有趣的一面。雖然所舉的用例非常豐富，但沒有十分嚴肅的討論和系統的分析。歐陽偉豪(2008)嘗試討論「潮語」的語法問題，具有開創性和啟示意義。雖然他有一些新發現，但可惜只關注個別的例子，沒有全面考察「潮語」結構性的特點。

因此，本文的寫作動機，就是希望補充這方面的不足，嘗試對「潮語」作一個比較系統性的整理，歸納出「潮語」的構詞法，並且從詞法學和句法學的角度，分析這些特點，從而進一步揭示「潮語」甚至漢語語法的規律。

二　語料來源

由於「潮語」隨時間的改變而改變，往往沒有清晰的界線，也沒有嚴格的標準，可以用來準確界定「潮語」的「潮」。哪些用語算作「潮語」，往往也會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對「潮語」的研究造成一定的困難。為了避免語料上的爭議，我們所研究的「潮語」語料主要來自蘇真真(2008)、朱薰(2008)、阿闊(2008)和菜爛(2008)四本關於「潮語」的專書。[3]這四本書都標榜他們所收錄的「潮語」都具有代表性、時代性，出版成書都在同一年，時間比較接近，應該能夠基本反映「潮語」使用的共時面貌。我們綜合了這四本書所列的「潮語」條目，合共 256 個「潮語」。[4]

彭志銘(2008)雖然收錄了不少時代比較早的粵語流行語，但其中一些例子他確定為當前的流行語，而為上述四本「潮語」專書所沒有收錄。這些例子一共有 13 個。[5]我們把這些例子加入我們的語料庫之內，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因此，我們的「潮語」語料庫一共收錄了 269 個例子(附錄一)。這兩百多個的例子組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小型語料庫，是本研究窮盡分析的對象。雖然網絡上有些專門講解「潮語」的網頁，[6]但是這類網頁的內容流動性大，變化速度快，穩定性比較低，不容易作為我們研究的對象，因此沒有採用。

為了方便比較，我們把彭志銘(2008)餘下的不屬於「潮語」的例子也集中起來，作為舊式流行語的例子，並且作了簡單的分析。這些例子一共有 107 個(附錄二)。

---

[2] 「潮語」過往一般用來指潮州話，作為潮州話的簡稱。

[3] 來自蘇真真(2008)的「潮語」包括「學習字卡」和「學習手冊」的全部例子，阿闊(2008)的「潮語」來自「Section 1：本地討論區用語」和「Section 2：動漫新詞」，菜爛(2008)的「潮語」來自「Part 4：潮人用語」。

[4] 我們只收集列作條目的例子，而沒有考慮到正文內的例子。雖然阿闊(2008:20)把「合體字」作為一個條目，但這個條目事實上是用來描述一個合體字，「合體字」本身並非「潮語」，因此沒有加入我們的語料庫之內。

[5] 這 13 個例子包括「串爆、單挑、頂癮、惡搞、奀星、好激、好索、去 hea、喪跑、頹飯、早響、hea 竇、Kai 仔」。有關這些詞的意義和用法，請詳見彭志銘(2008)的討論。

[6] 例如粵語版的「維基百科」(zh-yue.wikipedia.org)、「香港網絡大典」(evchk.wikia.com)等。

三　「潮語」的構詞類型

本文的研究集中在「潮語」的構詞特點。[7]因此，在我們所收集的 269 個「潮語」，我們首先把 25 個不屬於詞的短語剔除出去。

在眾多的「潮語」當中，有 39 個是屬於不能分解的單純詞。除了單音節的單純詞比較明顯以外，有些多音節的單純詞其實是外來詞的音譯、直譯，我們不能按照表面再分解，例如譯自英語的「巴打」(brother)、「番薯」(fans)、「符碌」(fluke)、「十卜」(support)、「絲士打」(sister)；譯自法語的「麻甩」(malade)；譯自日語的人名「八神哈雅貼」、「蘿莉」、「席席 bird 極」、「正太」等。

至於那 7 個縮略語，其中 6 個是來自英語的短語，例如「ACG」(animation, comic, and game)、「ACGN」(animation, comic, game, and novel)、「CD-ROM」(copy download – read only member)、「MBA」(married but available)、「R.I.P」(rest in peace)、「UV」(uncle visit)；而「MK」來自香港地名「旺角」的英文音譯「Mong Kok」，這些例子都不在我們的研究範圍之內。

剩下的例子屬於合成詞的三個大類：複合式、重疊式、附加式。從數量的分布可見，複合式佔了「潮語」合成詞的大多數，在 237 個合成詞當中，複合式佔百分之八十；而複合式在 269 個「潮語」裏約佔百分之七十一，也成為「潮語」的大多數。正由於這個原因，複合式「潮語」是本文討論的焦點所在。基於上述的考慮，「潮語」的構詞分類可以簡單總結如下表。

表 1　「潮語」的構詞類型和例子數目(共 237 個)

構詞類型		例子數目	
單純詞		39	(16.5%)
合成詞	複合式	190	(80.2%)
	重疊式	2	(0.1%)
	附加式	6	(2.5%)

我們可以按照詞根之間的語法關係，把那 190 個複合式合成詞(簡稱為「複合詞」)，劃分為漢語語法學常見的幾個類型：主謂、述賓、述補、偏正(定中)、偏正(狀中)和並列，它們的分布總結在表(2)。

表 2　「潮語」複合詞的構詞類型和例子數目(共 190 個)

構詞類型	例子數目	
主謂	3	(1.6%)
述賓	45	(23.7%)
述補	9	(4.7%)
偏正(定中)	115	(60.5%)
偏正(狀中)	15	(7.9%)
並列	3	(1.6%)

[7] 構詞類型原則上參考一般漢語語法學慣用的分類，例如黃伯榮、廖序東(2002)的分類。

在這些例子裏面，偏正式複合詞是「潮語」複合詞的大多數，合共 130 個例子，一共佔所有複合詞的百分之六十八，而定中型偏正式複合詞比狀中型偏正式複合詞的數量多得多。因此，我們可以總結認為定中型偏正式複合詞是「潮語」的大多數，在「潮語」裏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

述賓式複合詞作為僅次於偏正式複合詞的重要類型，儘管數量上跟偏正式複合詞有一段距離，但仍然是「潮語」的第二大類複合詞。順帶一提，我們把「O 嘴」(目瞪口呆)分析為述賓式複合詞。雖然字母「O」原本用來修飾「嘴」所呈現的型狀，理論上屬於定中型偏正式，但在目前「O 嘴」常見的用法裏，「O」多數用作一個動詞，詞尾「晒」(全部)可以黏附在「O」的後面，例如「O 晒嘴」(驚訝得手足無措)，這個例子也是眾多「潮語」專書所收錄的經典例子(蘇真真 2008、彭志銘 2008、朱薰 2008、菜爛 2008 等)。「O」也可以加上體貌助詞「咗」(了)和「過」，例如「O 咗嘴」、「O 過嘴」。由此可見，「O 嘴」的「O」在這些用法顯然具有動詞的特徵，「O 嘴」也應該分析為述賓式。至於跟「O 嘴」相似的「寸嘴」(態度囂張)，我們看不到「寸」(囂張)加上詞尾或助詞的例子，不具備動詞的用法。我們相信「寸」(囂張)仍維持原來修飾「嘴」的功能，「寸嘴」應分析為定中型偏正式。[8]

相對於上述所提及的偏正和述賓兩式，主謂式、述補式和並列式複合詞的數量很少，屬於「潮語」的少數派，而主謂式的數量最少，可謂少數派中的少數派。有關主謂式的問題，我們留待下一節詳細討論。至於述補式的「7-5-0-5」，「7」是粵語一個粗話的諧音，作動詞用，而「5-0-5」是個表情符號(或稱為「顏文字」)，用來描繪面表情，表示不能說出口，是動作的結果。因此，「7-5-0-5」可以分析為述補式，而這個述補式動詞有致使的用法，阿闊(2008:33)舉了這樣的句子：「你 7-5-0-5 我」(你試圖幹一些事，事後令我不能說出口)。至於「娘屎」(不合潮流)一詞，「娘」(讀作 noeng1 或 loeng1)本身解作不合潮流，蘇真真(2008)認為年輕一輩多用「娘」取代粵語的俗語「老土」(老套)，而這裏的「屎」本義是糞便，這裏用作形容詞，解作差勁。我們在網絡上找到「娘到屎」(落伍得很厲害)的用例，因此應該把「娘屎」分析為述補式。[9]

根據上述的討論，我們發現偏正式和述賓式是「潮語」複合詞的主流，而述補式、並列式、主謂式屬於少數。這個發現可以進一步在「潮語」的「高頻詞」得到印證。這裏所說的所謂「高頻」，其實是指上述五本「潮語」專書的引用率。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統計，把同時被三本或以上的專書收錄的複合詞集中起來，這樣的複合詞一共有九個：述賓式——「呃鋪」(以欺騙方式賺取分數)、「潛水」(躲藏、潛逃)、「屈機」(作弊、有欠公平)、「升呢」(提升級數)、「洗版」(被沒有意義的回應充塞)、「O 嘴」(目瞪口呆)；偏正式——「寸嘴」(態度囂張)、「火星文」(網絡語言)；述補式——「潮爆」(潮流尖端)。述賓式和偏正式佔了大多數，述補式只有一個例子，卻沒有發現主謂式和並列式的例子。同時被四本專書收錄的複合詞有一例：述賓式的「屈機」，而五本專書都收錄的有一例：述賓式的「O 嘴」。

我們還進一步發現「潮語」的構詞特點跟所謂舊式香港流行語的情況相約。我們之前從彭志銘(2008)選取了 13 個「潮語」例子，加入我們的「潮語」語料庫作為研究對象，而餘下的 107 個例子，作為舊式流行語的例子，羅列在附錄二。剔除了 14 個短語例子之後，剩下的 93 個詞，按照上述的構詞類型分類，得出以下的數字。比較表(1)和表(3)，我們就會發現複合詞仍然佔大多數。

[8] 蘇真真(2008)認為「嘴」是「寸」的後綴，但我們認為「嘴」還沒有發展到作為後綴的階段，「寸嘴」並非附加式合成詞。

[9] 我們曾經把「娘屎」分析為並列式，卻找不到像「又娘又屎」這樣的用例。因此，把它分析為述補式應該比較合理。

表 3　舊式香港流行語的構詞類型和例子數目(共 93 個)

構詞類型		例子數目	
單純詞		3	(3.2%)
合成詞	複合式	83	(98.2%)
	重疊式	1	(1%)
	附加式	6	(6.5%)

至於複合詞的構詞類型，表(4)顯示了述賓式和偏正式佔了大多數，主謂式和述補式仍然是少數派，而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並列式的例子。儘管述賓式和偏正式的比例跟「潮語」的不一樣，但兩者合起來仍然是複合詞的主流。

表 4　舊式香港流行語複合詞的構詞類型和例子數目(共 83 個)

構詞類型	例子數目	
主謂	2	(2.4%)
述賓	45	(54.2%)
述補	2	(2.4%)
偏正(定中)	26	(31.3%)
偏正(狀中)	8	(9.6%)
並列	0	(0%)

根據這一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為「潮語」、舊式流行語作出這樣的結論：複合詞是形成新詞的主流，述賓式和偏正式是複合詞的大多數，而主謂式、述補式、並列式則屬於少數派。究竟這樣的分布，是「潮語」、流行語的特點？還是漢語複合詞的一般情況？在以下的小節裏，我們會討論主謂式複合詞的地位、述賓式和偏正式的創造性、述補式和並列式的弱勢，從這三個方面探討複合詞構詞不對稱的分布。

四　複合詞不對稱的分布

我們注意到「潮語」複合詞呈現了不對稱分布的現象，事實上，這種現象在漢語普通話的複合詞也一樣找到。在表(5)裏，我們比較了「潮語」和普通話複合詞各種構詞類型的分布。普通話的例子來自周薦(2004)「雙字格」複合詞的研究，他的例子從《現代漢語詞典》收集得來的，我們選擇了 30, 431 個例子作為比較。[10]從這個簡單的比較，我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一、主謂式在「潮語」和普通話複合詞裏都只佔少數；二、偏正式的數量超過一半，佔了「潮語」和普通話複合詞的大多數；三、並列式在「潮語」和普通話在數量上有顯著的差異。

[10] 周薦(2004)原本收集了 32,346 個例子，為了方便本文的比較，我們把當中的 1,915 個所謂「遞續格」、「重疊格」和「其他」沒有包括在內。他所講的「陳述格、支配格、補充格」即本文的「主謂式、述賓式、述補式」。

表 5 「潮語」和普通話複合詞構詞的比較

構詞類型	「潮語」例子數目		普通話例子數目	
主謂	3	(1.6%)	380	(1.2%)
述賓	45	(23.7%)	5, 030	(16.5%)
述補	9	(4.7%)	300	(1%)
偏正	130	(68.4%)	16,411	(53.9%)
並列	3	(1.6%)	8,310	(27.3%)

我們先談談主謂式的問題。除了周薦(2004)的研究以外，湯廷池(1989)指出，主謂式複合詞的數量比不上其他幾種結構。朱彥(2004)在她的雙音節複合詞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發現，那就是主謂式在眾多漢語複合詞當中屬於少數派。即使從歷時的角度來考慮，相對於其他的構詞類型來講，主謂式複合詞歷來都是漢語的少數派(程湘清 2003)。

在那些少數的漢語主謂式複合詞裏，以施事(agent)和致事(causer)作為主語的複合詞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鄧思穎 2008a)，甚至連表示受影響意義的蒙事(affectee)進入主謂式複合詞也有一點困難(鄧思穎 2008b)。總的來說，能夠進入主謂式的主語位置，只能算作客體(theme)，不能算作蒙事，例如「日食」的「日」。

事實上，主謂式的客體也可以理解為定語或狀語。如果主謂式的謂語已經名物化，客體就可以理解為定語，名物化後的謂語成為被修飾的中心語，這樣的複合詞可以重新分析為定中型偏正式，例如「日食」；如果主謂式的謂語維持原來的語法功能，那麼客體就可以理解為狀語，這樣的複合詞屬於狀中型偏正式，例如「目睹」。按照這樣的推論，漢語複合詞的所謂主謂式在形式上都可以分析為偏正式。如果凡主謂式都算作偏正式，那麼，所謂主謂式就根本不存在(鄧思穎 2008a)，或許這是造成了主謂式和偏正式在數量上不平衡的原因。

至於「潮語」的三個主謂式複合詞「腹黑、鬼隱、腦殘」，「腦殘」(腦袋殘廢、白癡)的構詞法或許跟「精神分裂、經濟起飛」等複合詞相同，都可以分析為偏正式，「分裂、起飛」在這些例子裏已經名物化(湯廷池 1989: 134)。「腹黑」(表面上溫柔善良但實際上一肚壞思想)和「鬼隱」(無故失蹤)這兩個詞分別來自日語的「腹黒い」和「鬼隠し」(阿闊 2008: 38, 46)，受日語構詞法的影響，屬於外來詞。當這兩個詞進入了「潮語」後，或許跟「腦殘」一樣，可以分析為偏正式複合詞。[11]

在舊式流行語裏，我們只能找到兩個主謂式複合詞的例子：「人氣急升」和「頭痕」。「人氣急升」來自日語「人氣急上昇」(彭志銘 2008: 31)，在日語裏可以寫作小句「人気が急上昇している」或「人気が上昇中だ」。[12]無論意義或結構，「人氣急升」都沒有考慮到日語本來的用法，只不過把漢字直接搬過來，或許應該把它當作固定短語會更為合適。「頭痕」一例跟「腦殘」的情況相似，可以重新分析為偏正式。如果「痕」已經名物化，「頭」是定語；如果「痕」維持原來形容詞的詞類，「頭」就是狀語。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些例子都排除出主謂式之外，支持了主謂式複合詞不存在的說法。

為甚麼主謂式複合詞不存在？尤其是為甚麼我們找不到以施事、致事等作為主語的例子？假如施事、致事必須跟句法上的輕動詞(light verb)有關，是輕動詞的主語(Hale and Keyser 1993, Chomsky 1995, Huang 1997, Lin 2001 等)，[13]那麼，只有輕動詞的出現才有施事、致事，

[11] 表(5)主謂式的 3 個例子可以併入偏正式。因此，「潮語」偏正式應該有 133 個，佔 70%。不過，在以下的討論裏，我們仍然維持原來的分類和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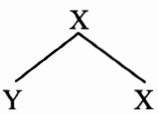
[12] 日文的例子由片岡新向筆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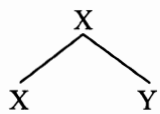
[13] 施事是輕動詞「DO」的主語，致事是輕動詞「CAUSE」的主語(Huang 1997, Lin 2001)。

沒有輕動詞就沒有施事、致事。輕動詞屬於功能詞，只能進入漢語句法的層面，不能在詞法的層面出現(Lin 2001, Huang 2005 等)。既然如此，複合詞沒有輕動詞，也就沒有以施事、致事作為主語的主謂式。如果蒙事跟輕動詞也有關(Huang 1997, Lin 2001, 蔡維天 2005, Tsai 2009, 鄧思穎 2008b, c 等)，[14]那麼，「潮語」缺乏以蒙事作主語的主謂式複合詞也不足為奇。

假設我們有一個像(6a)這樣的複合詞結構，「X」和「Y」是兩個不同的詞根。「X」是中心語，由於沒有任何的輕動詞或其他的功能詞，「Y」不能分析為主語，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詮釋為施事、致事、蒙事。在這樣的結構，按照句法學來講，「Y」跟「X」只能理解為一種附接(adjunction)的關係，即我們上述所說的偏正式，「Y」作為一個附接語(adjunct)，作為修飾「X」之用。至於(6b)，「Y」作為中心語「X」的補足語(complement)，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也沒有任何的功能詞。如果出現在「Y」是一個表示客體的名詞，跟「X」組成一個述賓式，位於賓語的客體不需要依賴於任何輕動詞，我們也沒有甚麼跟客體有關係的特殊的輕動詞(Chomsky 1995)。如果「Y」是一個形容詞或動詞，表示「X」的程度、結果，跟「X」組成一個述補式，而補語往往不一定需要借助功能詞來實現(Hale and Keyser 1993)。由此可見，偏正式、述賓式、述補式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功能詞而能夠獨立存在，(6a)和(6b)的構詞結構沒有違反漢語詞法最基本的要求，為偏正式和述賓式的大量生產創造了的有利條件。儘管述補式的數量不算多，仍然為語法所允許的。這些述補式的例子只能理解為述補式，不能重新分析為別的構詞類型。從「潮語」的「7-5-0-5」這個例子可見，述補式甚至可以用表情符號來表示，超越了漢字的框框，具有一定的創造力。

表 6

a.


b.


當我們比較「潮語」和普通話並列式的數量的時候，就會發現它們有顯著的差異，後者佔接近百分之三十，但前者只有百分之一。如果我們認定並列式複合詞在漢語基本上是合語法的構詞方式，那麼，「潮語」並列式的貧乏就應該算是「潮語」的一個特點。當我們仔細考察「潮語」那三個並列式例子的時候，就會發現產生這些例子的途徑非常局限。「傲嬌」(橫蠻嬌羞)來自日語「ツンツン」(冷漠)和「デレデレ」(害羞)的揉合(阿闊 2008: 38)，屬於外來詞。「薔薇」(男同性戀)和「支持」(粗話)是漢語固有的詞匯，「潮語」只不過為它們賦予新的意義，前者來自一份日本雜誌的名稱《薔薇族》(阿闊 2008: 45)，可以視作承襲漢語的轉借詞，而後者是網絡上用來替代英語的一個粗話(阿闊 2008: 32)，跟粵語自造新詞的方式不完全一樣。嚴格來講，這兩個「潮語」例子都不算是通過並列式產生的新詞。有趣的是，彭志銘(2008)沒有收錄任何並列式的舊式流行語。由此可見，「潮語」並列式的例子比較貧乏，利用並列式來創造新詞的能力是相對的比較薄弱。

儘管上文提到不少「潮語」受到日語的影響，或者直接從日語借過來，我們發現「潮語」跟現代漢語來自日語的外來詞在構詞類型分布方面，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表(7)的日語外來詞是指純粹日語創造的詞，並不包括承襲漢語的轉借詞和日語意譯的外來詞，語料來自高名凱、劉正琰(1958)，並經過湯廷池(1989)的整理分析。[15]相同之處是沒有主謂式、偏正式的數量超過一半；不同之處在於日語外來詞並列式的比例比「潮語」的多得多。

---

[14] 蒙事是功能詞「Appl」(applicative)的主語(蔡維天 2005, Tsai 2009)，或者是輕動詞「BECOME」的主語(Huang 1997, Lin 2001, 鄧思穎 2008b, c)。

[15] 不過，湯廷池(1989)所列的數字並不準確，我們把那些語料的數字重新核對和統計。

表 7　「潮語」和日語外來詞構詞的比較

構詞類型	「潮語」例子數目		日語外來詞例子數目	
主謂	3	(1.6%)	0	(0%)
述賓	45	(23.7%)	12	(13.5%)
述補	9	(4.7%)	0	(0%)
偏正	130	(68.4%)	54	(60.7%)
並列	3	(1.6%)	23	(25.8%)

我們認為，「潮語」並列式的貧乏跟構詞法沒有關係，嚴格來講，貧乏不貧乏不是形式的問題，應該算是功能的問題。事實上，並列式貧乏的現象跟述補式的不發達，本質上是一樣的：並列式和述補式形式上是合語法的，但數量的多寡受功能的因素所影響。「潮語」的述補式不發達並非受語法的限制，而是跟宏觀的功能性因素有關。湯廷池(1989)在研究漢語新造詞時發現，漢語傾向於以偏正式創造新名詞，以述賓式創造新動詞。相比之下，述補式、並列式等能夠創造新詞的機會變相少了。我們同意他的觀點，並且認為這樣的功能解釋一樣適用於「潮語」的研究。

五　結語

在這篇文章裏，我們整理了幾本出版於 2008 年有關「潮語」的專書，建構了一個小型的「潮語」語料庫。我們發現「潮語」主謂式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偏正式的數量超過一半，佔了「潮語」的大多數。在其他的構詞類型中，「潮語」並列式在數量上顯得相當貧乏。通過「潮語」和普通話複合詞、來自日語的外來詞等比較，我們認為主謂式的構詞法是不為語法所接受的，主謂式應該重新分析為偏正式；偏正式、述賓式、述補式、並列式都應該為語法所接受，它們的多寡跟新造詞的性質有關。簡單來講，主謂式與非主謂式的不對稱是形式的問題，而偏正式、述賓式、述補式、並列式的不對稱是功能的問題。

附錄一：「潮語」的分類(269 個)

單純詞：

剕、爛、巴打、八神哈雅貼、柄、插、番薯、符碌、攻、囧、巨、凱、蘿莉、麻甩、萌、撚、怒、哦、喪、閃、十卜(十扑)、受、絲士打、筍、撻、頹、西、席席 bird 極、削、馭、閱、摺、正太、ban、GAG、H、hea、pish、WOW

主謂複合式：

［腹黑、鬼隱、腦殘］

述賓複合式：

扮蟹、爆樽、恥笑、抽水、吹乒乓、吹水、打柴、滴汗、頂癮、呃鋪、放飛機、分身、觀音、回帖、攪嘢、借力、瀨嘢、離題、領便當、買你、逆天、噴飯、潛水、慶生、屈機、入冊、入手、刪 post、上架、上腦、射波、升呢、食花生、蝕桌、收皮、挑機、溫女、無口、洗版、洗皮、淆底、笑爆嘴、轉校、O 嘴、X2

述補複合式：

潮爆、潮裂、串爆、激活、娘屎、撻著、推倒、摺埋、7-5-0-5

偏正(定中)複合式：

愛理大叔、安產型、巴敗、扒房、白色惡魔、百合、潮童、寸嘴、達人、大埔剷車人理

論、大師、呆毛、單挑、彈幕戰、地雷、電波、釘宮病、東方 project、毒男、毒舌家、惡搞文化、奸星、腐女、腹黑受、干物女、港女、港女文、公廁、廣西燒味、龜速、鬼畜攻、鬼畜受、好男人、好人、好人攻、好人卡、河蟹、後宮、黃蛙、揮手區、火星文、基版、健氣受、絕對領域、爛 gag、蓮蓬 lin、烈士、令女、落差萌、買飛佛、萌屬性、年下攻、娘受、牛河博士、女王受、錢幣戰士、強氣攻、強氣受、強者、曲線、去死去死團、全海景、人妖、人渣、冗員、弱氣受、三低男、三間、三神器、閃光彈、神級、神秘經典、神人、神台級、死庫水、天然呆、天然受、天仙 post、甜故、甜相、同人誌、頹飯、玩具攻、萬能 key、王樣攻、網特、偽娘、偽受、委員長、無邪氣攻、小朋友、小圈子、星光迴路遮斷器、兄貴、業界蠶蟲、乙女攻、隱蔽青年、引鬼攻、硬膠、影印機、誘受、幼馴染、語癌、御宅族、御姊、糟糕、主角威能、總攻、總受、0 分、hea 竇、MK 視覺系、Nice Boat、powerful face、TYPE-MOON

偏正(狀中)複合式：

暴走、病傲、惡搞、好 lag、好激、好騎、好似係、好索、絕讚、期間限定、全新、喪跑、是但噏、早響、9up

並列複合式：

傲嬌、薔薇、支持

重疊式：

推推、1999

附加式：

goodest、Kai 仔、plasticifation、大隻西、回帶西、女體化

縮略：

ACG、ACGN、CD-ROM、MBA、MK、R.I.P、UV

短語：

打不到的空氣人、丁丁是個人才、很好很強大、很黃很暴力、換個髮型就是新人物了、砍掉重練、口嫌體正直、蘿莉有三好，身嬌腰柔易推倒、請你飲紅酒、去 hea、食住花生等睇戲、是咁的、推到上報、無慮即決、向左走，向右走、雪地赤裸跪求、亞太區有一天會成為亞太區、一日不抽水，一日不吃飯、自言自語、886、H 是不行的、I believe, I am won、no photo no talk、O RLY、OK! You win

附錄二：舊式香港流行語(107 個)

單純詞：

鶴鶉、屈、實 Q

主謂複合式：

［人氣急升、頭痕］

述補複合式：

本 pe、謝皮

述賓複合式：

啱嘴型、擺上檯、煲蠟、煲粥、爆燈、撥輪、炒車、炒魷、抽水、出位、吹雞、打邊爐、打冷、篤數、反艇、浮頭、格價、過一幢、混吉、祭旗、較腳、冚旗、逐 lane、冇腦、孭飛、孭數、藐嘴、拗柴、殺死人、食腦、衰多口、撻 Q、踢晒腳、通頂、揼頭、玩嘢、嚇鬼、有鑊味、紮馬、執生、裝假狗、走鬼、走佬、做嘢、show quali

偏正(定中)複合式：

暗花、表叔、臭口組、打齋鶴、大哥大、大花筒、大排檔、大泡和、大細瞧、地下情、

電燈膽、叮噹馬頭、搞鼠棍、好狗、花膠蟹、靚姐、跳蝨市場、跳蚤市場、烏鴉嘴、細路、醒獅、咬蔗幫、一文、攢盒、竹升仔、jetso

偏正(狀中)複合式：

大出血、吊吊 fing、跌打、死撐、唔忿皺、血拼、齋 talking、隻揪

重疊式：

賓賓

附加式：

阿燦、阿蟬、阿四、老世、老兄；貓咗

短語：

嗰班友、膽正命平、飛沙走奶、好嘢嚟㗎、好在仲有 XX、冇得揮、七個一皮、去蘇素、去威、入廠大修、我照你、一幢都冇、窒頭窒勢、阻住地球轉

參考文獻

阿闊. 2008. 《網絡潮語字典 08》。香港：Pi Publication Grop Ltd。

菜爛. 2008. 《潮語爛 Gag 王》。香港：Pi Publication Ltd。

蔡維天. 2005. 談漢語的蒙受結構，手稿，國立清華大學。

程湘清. 2003. 《漢語史專書複音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鄧思穎. 2008a. 〈漢語複合詞的論元結構〉，《語言教學與研究》4:10-17。

鄧思穎. 2008b. 〈輕動詞在漢語句法和詞法上的地位〉，《現代中國語研究》10:11-17。

鄧思穎. 2008c. 〈漢語被動句句法分析的重新思考〉，《當代語言學》4:308-319。

高名凱、劉正琰. 1958. 《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黃伯榮、廖序東. 2002. 《現代漢語(增訂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歐陽偉豪. 2008. 《粵講粵法》。香港：明窗出版社。

彭志銘. 2008. 《香港潮語話齋》。香港：次文化堂。

蘇真真. 2008. 《香港潮語學習字卡》。香港：Kubrick。

湯廷池. 1989. 《漢語詞法句法續集》。台北：學生書局。

周薦. 2005. 《漢語詞匯結構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朱薰. 2008. 《潮語大教訓》。香港：萬里機構。

朱彥. 2004. 《漢語複合詞語義構詞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Hale, Kenneth, and Samuel Jay Keyser. 1993.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53-109.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Huang, C.-T. James(黃正德).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 45-89.

Huang, C.-T. James. 2005.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the other end of the parameter. Lecture notes, LSA 2005 Summer Institute, MIT and Harvard University.

Lin, Tzong-hong(林宗宏).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Tsai, Wei-tien Dylan(蔡維天). 2009. High applicatives are not high enough: a cartographic s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rd Formation of Hong Kong Trendy Expressions

Sze-Wing TANG

Abstract It is observed that no examples of "NV" compounds in which "N" is interpreted as the agentive subject can be found in Hong Kong trendy expressions (*ciu4jyu5*). "N" in the "NV" compounds should be analyzed as a modifier, which is an adjunct morphologically. It is argued that the non-existence of agentive "N" in the "NV" compounds is due to the lack of the light verb in their argument structure, subject to syntactic considerations.

Keywords compounds, thematic relation, argument structure, light verb, trendy expressions